

## 肿瘤医院旁的小小假发店：生与死的剧目每天在这里上演



女孩为自己戴上新假发，也“戴”上了生的希望。均黄尖尖摄

■本报记者黄尖尖

上海东安路从斜土路到零陵路的480米路段，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门前的一条街。工作日白天，这里挤满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和家属，他们中大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：癌症。

东安路沿街密布着各种针对病人的商业点，如药房、快餐店、小旅馆等，还有一家小小的假发店。这家假发店开在肿瘤医院正对面，癌症病人是主要客源。通常癌症病人在做化疗后第15天开始掉头发，于是不少人在化疗初期便把头发剃光，戴上假发。

头发还能再长，活着比较重要

从沿街的一扇门进去，穿过一家中药铺走到尽头，这家名叫“品秦假发”的假发店就开在这里。十几平方米的小店里有4个梳妆位，白色的货架上放满头模和假发。

假发店老板姓秦，原来是一名普通发型师，后来改行做假发。“刚开始就是为了做生意，把店设在肿瘤医院对面能带来更多客源。”老秦性情直爽，喜欢跟人聊天，客人来到店里，他都会先跟客人聊上两句，根据客人的治疗情况为他们选头发。但聊天时，老秦很小心，不过多触及敏感话题。

老秦说自己的店比较“专业”，店里的假发是专门针对癌症病人做的。为方便外地病人，店里除了卖假发，还提供一系列免费的“售后服务”：洗发、剪发、寄存行李箱、代收包裹、代收医院检查报告、寄存冷藏药品等。

“来这里的病人一般都很绝望，年纪越大越接受不了现实，情绪崩溃的往往是四五十岁的人。”老秦说，病人来配假发，进来和出去是不同的状态，进来时很郁闷，出去时心情会好一点。

店里出售的假发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。全假发最便宜，混发（半假半真）稍贵一些，全真发最贵，一般都要上千。客人大部分是女性，有的一开始准备买几百元的，挑着挑着就买了几千元的。为什么买贵的？因为头发关乎一个人的形象和容貌，是她们活着的尊严。

记者采访那天，店里来了个“短发”女孩。“来啦！”老秦熟络地跟她打招呼。“嗯，来洗头！”她手捧一束花，往靠门口的位子上一坐，利落地摘下头上的假发交给店员，自顾自摆弄起手中的花。过了一会儿，头发洗好了，老秦把湿头发挂在一个头模上吹造型。他先用夹子把头发一层一层夹起来，用梳子翻蓬松，边吹边拉直。老秦说，在头模上做头发和在真人头上完全不一样，要想象它戴在真人头上的样子。

从谈话中得知，女孩家在昆山，每次化疗都是一个人当日往返，昨晚医院的机器坏了，她就在附近小旅馆住了一晚。店里的人对这女孩很熟悉，因为她是病人中少有的“元气少女”。“我以前是长卷发，长发及腰呢。”女孩说话声音明亮，笑起来还有浅浅的酒窝。“那时我刚被确诊，还没开始化疗，医生说一开始化疗就要掉头发，我就立马去发廊剪了个短发。开始化疗后，没过几天，短发也一点点掉了，我就直接剃了光头。”她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

当天晚上是她最后一次化疗，她特别高兴。“化疗结束后，我的头发就会长回来啦！头发没了还能再长，可是活着比较重要，你说对吧？”她的笑容就像春日里的一抹阳光。

#### 父亲为女儿借顶假发拍毕业照

目前在中国，癌症患者的存活率很低，五年生存率仅30.9%。因此来店里做假发的客人，如果过一年半载见不到，很可能已经不在在了。

去年7月的第一天，天气异常炎热。这天，店里来了一位父亲，想给女儿借一顶假发。“我们这里是卖的，不租借。”老秦告诉他。“是这样的，我女儿今年初中毕业，过两天学校要拍毕业照，她想和同学们一起合影。”父亲红着脸解释，“我们家条件不好，就想临时借一下，拍完就送回来。”听了这位父亲的请求，老秦答应了。

连说了三句“谢谢”，这位父亲跑出去把女儿喊进来。这是个16岁的小姑娘，瘦弱得好像一阵风就能吹跑，眼睛里没有神，化疗把她本来就弱的身子消耗得快虚脱了。在镜子前，老秦给她戴上假发。看着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又回来了，她苍白的脸上终于有了点笑容。“好看。”她回过头对父亲说。

“我女儿以前就是这样一头长长的直发。”父亲打开手机里的相册，里面有女孩的许多旧照片。那都是一年多前的照片了，那时小姑娘活泼、健康，笑容灿烂。自从生病以来，她几乎没有拍过照。

那天，她借走了假发，三天后又如约还了回来。再后来，老秦给她做了顶专属于她的假发。“这姑娘一直断断续续做化疗，人也一天天不成样子。”老秦说，病人在化疗期间理论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店里洗头发。但老秦说已经有段时间没见这个姑娘了。

#### 她拿真发抵价为自己戴上假发

在这个假发店里，除了老秦外，还有一个20来岁的女店员，她是老板的妹妹小秦，在店里工作两年多了。她专职为客人剃头，尤其是女客人。“很多女孩进来的时候没什么，但一边剃头就会一边哭。”在店里上班时，小秦总是把自己的一头长发高高束起，既是方便工作，也为了不刺激到客人。

回忆起刚到店里工作时，小秦说当时每天都很压抑。“我以前从没跟癌症病人打过交道，更没见过这么多各种年龄层、各种病情的病人。他们有的绝望，有的平静，也有的要死要活……每天都有客人跟你倾诉，而你必须把这些信息照单全收。”

记得去年11月的一天，店里来了位个子很高的女客人，40多岁，穿着讲究，气质也好，就像时装秀里的“超模”。在店里看了一圈后，她停在一顶长卷发前。“这款多少钱？”她没有要求试戴，而是先问了价钱。“这款3300元。”听了价格，她脸上露出一丝难色，转而问老板：“你这里最便宜的是哪一款？”

从外地来上海治病，治疗费加上吃住，花销已近20万元。“我想选便宜一点的假发，能戴就行。”在老秦的介绍下

，她挑了一顶360元的假发，但仍希望老板再打个折。老秦说：“这款300多元的假发几乎是成本价了，再打折成本都收不回来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摸了摸自己的头发，咬牙说：“我把我的真发卖给你，能不能抵200元？”当时她已经进入化疗阶段，头发慢慢掉落，一头长发略显稀疏。老秦最后答应把假发送给她当做抵价。

剃头发的时候，女人哭了。她说，自从生病以来，怎么看自己都不顺眼，以前买的衣服都没法穿，觉得自己很怪，不敢见人。“我以前烫个头发都要花一两千，因为生病花销大，越来越拮据。这个病啊，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自尊心降到最低点。”发丝簌簌掉落一地。戴上假发，她专注地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这是我吗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。”

事后，老秦说，其实收客人的真头发没多少价值，只是给他们一个心理安慰罢了。

连丈夫都没见过她光头的样子

“东安路从斜土路到零陵路这一段，是癌症病人的‘安全区’。病人在这段路上可以不戴假发，但离开这个区域就要戴上。在我们店里可以剃头，在别的理发店就不行。让店里的人看到自己光头的样子无所谓，却死活不愿给自己的亲人看到。”老秦说，得了癌症的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

赵阿姨定做了店里最贵的一顶假发。这天，她来店里取假发，进门便选了一张背对门口的座位坐下，一直低头看手机，不停咳嗽。她不愿与任何人对视，只要有人走进店里，她都会下意识躲开。

店员递上假发，赵阿姨摘下自己头上戴着的一顶便宜假发，换上定做的新假发，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。“不行不行，显得脸太长了，我现在就像个鬼一样……”她满脸愁容。“您别急，我帮您修剪一下。”老秦一边给她剪头发，一边好言相劝，“您现在什么都别想，该吃吃，该喝喝……”

赵阿姨去年6月去医院做体检时还一切正常，没想到11月，身体突然感觉不对劲，再查已是癌症晚期。“我以前从来不去医院，医保卡里的钱都没花过。现在看到这个‘癌’字，是真的怕！一旦得了这个病，早晚就是一个死。如果我现在七八十岁了还好，可我才五十多啊。”

一共八次化疗，赵阿姨刚开始做第一次就知道头发要掉，就先剃了光头，花4000多元买了店里最好的一顶假发。白天出门，她戴上贵的假发，晚上睡觉就戴一顶便宜的。

“阿姨，这假发您不能一天到晚都戴着啊，皮肤会过敏的。”老秦提醒说。“不行，睡觉时我老公看到多难看啊！”自患病以来，连赵阿姨的丈夫都没看到过她光头的样子，每次她都要躲到洗手间里戴好假发才出来。头发修剪好，赵阿姨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终于有了点自信。她说，自己以前就是这个发型，现在看起来还一模一样。

生与死的剧目，每天都在这家小小的假发店里上演，他们习以为常，心照不宣。“到今年4月，我这个店就经营满4年了。”老秦说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

本来鲁能是有着一个梦幻开局的，第17分钟，阿洛伊西奥突破帮助鲁能获得点球机会，勒夫主罚命中。

当前文章：<http://www.pressrelease2world.com/news/9ox.pdf>

发布时间：2018-01-22 01:52:16

[花样男子](#) [汉尼拔](#) [定制衣柜](#) [张大春](#) [夜倾情](#) [最后一个道士](#) [派喜](#) [万国](#) [高速模切机](#) [电磁铁](#)